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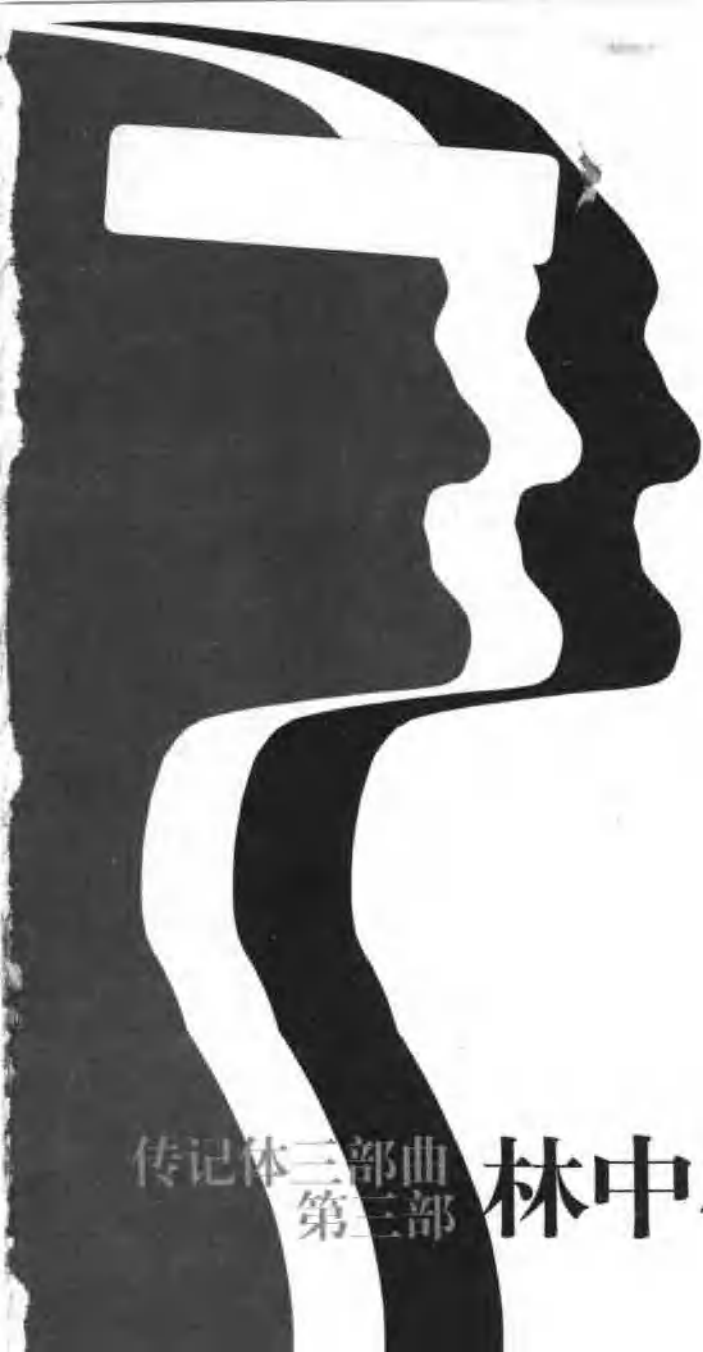
刘星灿主编

BOHUMIL HRABAL

[捷] 博·赫拉巴尔 著 星灿劳白译

传记体三部曲 **林中小屋**





传记体三部曲  
第三部

林中小屋

我丈夫的处女作老等老等总也不来，总也不来。他已经连啤酒都不喝了，只是在黑夜里叫喊着，要从窗子里跳下去，要卧轨让火车轧死算了。到第二天我有了空，便穿上我的节日盛装、红高跟鞋，拿上雨伞，到出版社去了。当我站到社长面前，便立即告诉他我是谁，并用雨伞指着利本尼，指着堤坝巷24号那个方向对他说：“您瞧！我的宝儿爷<sup>①</sup>就躺在那儿某个地方，他已经连酒也不喝了，他已经连钻到火车下面去自杀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因为有关他大作的消息左等右等也等不来，总也等不来。您只管到那里去看看，你们把我的丈夫折腾成什么样子啦！”我站在那里，眼睛周围画着浓浓的眼影，摆出一副舞蹈演员的姿势，我那双红高跟鞋锃亮闪光。社长本人被我吓了一大跳。他抓起电话，只听得他对着话筒接连说了好几声“是……是……是”然后放下电话说：“回信已经寄出去了。”我说：“寄出去了，可是等它寄到之前我的宝儿爷就会死去的！我还是自己去跑一趟吧！……喂，《底层的珍珠》在哪儿？”社长又对我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在我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之前，我也等不及，我也曾经想去卧轨，也考虑到后事。”他又拿起电话。过了一会儿，一位职工送来那本出版社存底，本不该拿出

---

<sup>①</sup> “宝儿爷”是女主人公对她丈夫的昵称。

来的样书，于是我便拿着它走出了出版社。我大步走过民族大街，让糖果店售货员给我用一张细软如丝的白纸，将这本《底层的珍珠》包好，扎上一根绸带，犹如一件礼物……我骄傲地走过瓦茨拉夫大街，一手拿着雨伞，另一只手拿着用红丝带捆着的《底层的珍珠》。我跨着大步，憧憬着这本书正式出版后的美好情景：我的宝儿爷将同我并肩漫步走过这里，书店橱窗里将陈列着《底层的珍珠》。我们将把朋友们请到家里来欢庆一番，将喷洒香槟酒，像我丈夫中了头彩那样。我突然心血来潮，走到焦街废纸回收站，我丈夫曾在那里微弱灯光下打过四年的废纸包。我迈进回收站的办公室，当头儿的正好在那里，是他撵走了我的丈夫。那个安全代表也在那里，是他指责我丈夫无故缺勤，其实我丈夫是因为获得作协文学基金会的补助，工作量得以减半。我解开红丝带，然后将这蓝色封皮的，主要是那印在上面我丈夫的名字指给大家看。我说：“你们都亲眼看见了，我丈夫是位作家，绝不像你们在这里肆意糟蹋他的那样。”说完我又重新将《底层的珍珠》包好，扎上红丝带，拿着雨伞走出来。到了院子里，我还回过头来，对着他们的窗户举起那本包装好的书，我看到他们坐在那里发愣，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我们在堤坝巷 24 号住宅的窗子大敞着。贝比切克像动物园鸟棚里一只大秃鸟似的坐在门前台阶上抽烟，他戴着一副大如酸奶杯的眼镜。我丈夫从垂危中起了床，如今正在洗餐具。我走进屋里，将扎着红丝带的小包随随便便放在两只玻璃杯和一只开了盖的酒瓶之间。“你猜，这是什么？”我说。可是

我丈夫还继续洗他的碗碟，然后说：“我知道。不过，能抑制激动者真君子也，而且我和贝比切克已经商量好了，等你一去维也纳看望你哥哥，我们俩不仅要重新把我们的房子刷白，而且要把我们的门、窗、椅子统统刷白，让我们这里变亮堂点儿，让我的黑色幽默变成白色幽默。”这时小个儿贝比切克走了进来，他那两个嵌在眼镜框里的“酸奶杯”<sup>①</sup>闪闪发亮，折射着我们这间暗黑的房子。贝比切克说：“博士，再来一瓶！”说着把一只像他眼镜一样闪亮的瓶子放在桌上。

一刻钟后，我乘的那趟去维也纳的快车就要开车了，我站在月台上。我丈夫提着买东西的网兜朝我跑来时，我觉得他又喝醉了，可他是因为那本书而喝醉的。他帮我上了车，大声嚷嚷道：“咱们成功啦！印数两万册！如今他们得拆开所有的包，七个编辑在那里翻书页，因为里面有个错字。你知道吗？书上把马可斯这个名字错印成了‘马尔可斯’。别的毛病没有，只是多了一个‘尔’字。如今七个女孩得翻到这一页，两万册就是两万页！先用钢笔画掉这个‘尔’字，然后再每包二十册地把它们重新包好！……”我这位宝儿爷一直在站台上这么喊着，弄得我都脸红了。“别喊啦！我求求你！”乘务员已经吹了哨子，我丈夫也开始离去。我看着他，旅客们也惊讶地瞪大眼睛……满满一网兜一百克朗一张的钞票……乘务员又吹了一声哨子，我丈夫笨手笨脚地走在月台上，还晃动了一下那网兜，仿佛他提回家去的是一袋菠菜……火车开动了，我丈夫追着我的窗

---

<sup>①</sup> 特指那副既大又厚的眼镜片。

口跑着对我说：“瞧，他们给我预付了一部分稿酬，一万克朗——我和贝比切克准备刷墙——”然后站在那儿，转动着那网兜，那些绿色的百克朗钞票真的有些像菠菜哩！等我坐下来，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太太说：“您先生可真是一个快活的人啊！您跟他在一起一定很幸福，是吧？”

快车慢慢驶进弗朗斯·约瑟夫站，我已站到车厢过道上。我哥哥卡雷尔已经在月台上等候了。“卡雷尔！”我提着箱子下车时，卡雷尔朝我飞跑过来。我们紧紧拥抱了。我擦了—下脸上的泪水。对，他是卡雷尔，我也的确是我。过了多少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又擦擦泪水。是，这是卡雷尔！他还是那么衣冠楚楚，穿着最好的衣服和最棒的鞋子，干净的衬衫和随随便便打个领带。可是他头发变稀了，不过还仍旧是栗色的，稍微有点儿卷，洒了点儿花露水。他往下巴上的伤痕那儿扑点儿粉，这是在东方战场上被手榴弹片划伤的……然后将箱子放到小轿车里，卡雷尔的轿车也擦得跟他的皮鞋一样锃亮，就跟整个卡雷尔这个人一样。我跟这位自大战后没有见过面的哥哥以前压根儿就不可能见面，因为我爸爸在这些年月里不希望卡雷尔交捷克朋友、跟捷克姑娘谈恋爱和参加布拉格的捷克划船俱乐部活动，因为我爸爸想让卡雷尔照看我们的胶合板与单板工厂。可是卡雷尔在布拉格时就是爱跟姑娘们和朋友们去跳舞。如今他开车带着我有意只沿着维也纳的卡恩特诺大街和马利亚希尔弗大街行驶。这些宽阔的街道、漂亮的店铺和各式各样的人群看得我眼花缭乱。一会儿我们便排进了汽车长龙阵。我觉得维也纳好像比我以前看到的更大更

漂亮了。那一次我在布舍兹拉夫和姑娘们一块儿逃学坐快车到过维也纳……可这还是在大战之前……我们在维也纳近郊的拉道恩下了车，我嫂子来迎接了我。我立即看出，这位掌握着我哥哥、里里外外甚至一切都做主的嫂子是个很可亲的女人，典型的维也纳型的，长得像根小柱子。她总是面带微笑，但这不是因为见到我而感到高兴的那种微笑。直到后来，我说我在这里只打算呆十三天，然后便回家去，如今我的家在布拉格时，她才终于平静下来。我看到她心上的石头落了地，幸福地微笑了，因为我并不打算在奥地利长住。卡雷尔这时脱下皮鞋，将鞋楦头塞在里面，用块法兰绒布把它擦得锃亮。他穿上拖鞋，我也换了鞋。我坐在一间男士房间里，房门冲厨房敞开着。厨房很白净，像牙医诊所。我嫂子穿上白围裙，开始做晚饭。她坐在一把用镀铬的板条作装饰的白色转椅上，打开那小白柜上的白色珐琅小门，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调味品。她切的胡萝卜红得耀眼，香芹菜绿得可爱。然后她拿来几块生煎肉排，配上几块胡萝卜片……卡雷尔则在悄声问我，布拉格是否还像他年轻时在那里念大学，代表高校俱乐部比赛网球和篮球那会儿那样漂亮？那家“心肝”舞厅和“黑色”舞厅是不是经常举行舞会？约利什在干什么？“伏尔塔瓦”舞厅是不是还存在？最主要的是还举不举行全市八桨划船比赛？当我告诉他说我在“宫殿”旅馆的高级餐厅里当服务员时，他高兴极了。又问“宫殿”旅馆二楼的饭菜是不是还那么好吃？……于是我就住在拉道恩我哥哥卡雷尔家里了。每天我都到他公司去等他。到下午五点半钟我还看见他穿着白大褂在这个维也纳木材公司的院子里来来去去跑上好几趟。爸爸已经去世了，幸好他已

不在，免得看见这个本可以拥有爸爸这个公司的卡雷尔却偏偏爱跟漂亮小姐和朋友们在布拉格四处游逛而不关心爸爸的公司。也许卡雷尔事先早已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到后来爸爸的全部财产丧失一空，因为他没想到德国人会打输这一仗。我记得卡雷尔带着我到萨尔茨堡<sup>①</sup>时，他将那里的一座漂亮别墅指给我看，当时爸爸本来有钱将它买下的，可是他既然在霍多宁<sup>②</sup>有一幢更漂亮的别墅，又何必在一九三四年买下这一座呢？主要是爸爸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下场，不单他一个人这样，而整个全家，甚至莉莎<sup>③</sup>和乌利叔叔<sup>④</sup>都这样……我跟着卡雷尔每天换一个地方去消遣：有一次我们去的是萨赫尔大饭店，后来又去达莱恩吃小鸡，然后又来到德蒙咖啡馆，那里的售货员小姐说话特别客气。出于好奇我还跟卡雷尔去过“夏威夷女郎”咖啡店，后来又去了格林辛酒家、克洛斯特纳堡饭店。或者我们一道漫步在卡恩特诺大街和卡拉本大街上。我简直被这维也纳、被这些商店和维也纳式的德语迷住了。我曾多少次略带伤感地希望过：我要是能重新开始我战后的生活，我一定哪儿也不去就住在维也纳。在这里就跟在家里一样，所有这里的人都跟我在一九四五年前在一起生活过的人一样，因为我妈妈是奥地利人，一个林务区长官的女儿。我越是喜欢维也纳，我嫂子便越坚持说，维也纳是不错，但在维也纳就得干活儿、干活儿、再干活儿，说她在鞋厂每天得干到下午六点。

---

① 位于奥地利境内。

② 位于捷克境内。

③④ 都是本书第一人称的述说者——赫拉巴尔的妻子碧朴莎她父亲的朋友。



卡雷尔对我说：“我在这里是个外人，维也纳没有接受我。我在维也纳的生活只是上班下班，然后看看电视，准时睡觉，以便早上能按时起床去上班，拼命地干呀、干呀，一直干到五点半。我在这里完全是个外人，只有在休假的时候才能想到哪儿去哪儿。在休假期间我想去哪个海里游泳就去哪个海。圣诞节期间我可以去滑一个星期雪，随便去哪儿。可是在这座城市里，我却是个外人，苏台德人，尽管我最美好的年华曾经是在布拉格同捷克朋友和捷克小姐们在一起度过的。一直到希特勒来到之前，我一直把布拉格当做我的家。我记得，希特勒乘车经过维也纳时，我妈妈还坐车到那里去看见过他。她幸福得哭了，连莉莎和去年去世的碧辛卡姑姑也是这样，可是我却马上意识到，我跟我布拉格的姑娘们和所有布拉格的朋友们的缘分算结束了，因为我们曾经住在苏台德，是德国人，我就得上前线……”卡雷尔曾经多少次给我讲过这些经历，而且不时用块小手帕捂着他的下巴……

我回布拉格不像来维也纳时那么找不着北了。在弗朗斯·约瑟夫车站上，我眼泪汪汪地站在一个小窗口旁边。卡雷尔给我买了一件新套装和满满一箱子内衣与小礼品。现在他站在月台上看着我，冲我微笑，像断了线的木偶国王那样站在那里。嫂子跟她平日那样，总是穿着套装。她拉着我的手，笑眯眯的。她正是卡雷尔所需要的那种女人，一点儿感情也没有，什么事也不会使她感到震惊。她了解自己的风格，她完全知道卡雷尔离了她不仅行不通，而且会崩溃。哨声一响，快车缓缓开动，卡雷尔哭了。他用手帕擦着眼睛，也轻轻地擦了一

下下巴。我嫂子微笑着，很明显她高兴我还回布拉格去，接待我在这儿住了十三天之后她能休息一下。我还看到，卡雷尔弯下身来，用手帕轻轻拭去裤腿上和锃亮的鞋尖上的灰尘……

我丈夫在布拉格的车站上等着我，嘴边布满皱纹，也没有亲我一下。我没挨着他走，因为他有一股啤酒味儿。他心虚地冲我微笑，提着我的箱子。因为找不到出租汽车，我们只好乘电车。我望着窗外，看到布拉格的确乱七八糟的，到处扔着废纸；我主要看到了差不多一半街道是管式结构；我看见在进到布拉格市中心之前的市郊区，一群群大篷车式的临时住宅，用木条、厚木板、横梁围成的栅栏。我奇怪自己以前怎么没注意到这些。我看到，布拉格的市中心跟维也纳很相似，只是那郊区……我把我丈夫和我在街上看到的情景搅混到一块儿了。我不禁得出这么个结论：我丈夫的内心也是这副模样，连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他穿衣服就像这些布拉格街道和广场一样……当我们下了电车，当我转到我们这条小巷，我不禁摇晃了一下，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所有这些楼房和小平房都快要倒塌，墙皮剥落，每两栋楼中就有一栋楼的滴水管已被拔掉，街上满是垃圾。随着过道上一股寒气袭来，院子里吹来一股凉风。贝朗诺娃太太又在开水龙头，一桶接一桶地在浇水，浇她窗子底下那块地，用稻秆扫把将水扫进下水道。她欢迎我说：“您甭告诉我您去哪儿了。您知道，我在汉堡住了二十年！”我沿着台阶往上走，我已经看见了！在那些从屋顶耷拉下来的爬山虎枝杈和藤条后面闪现着两扇白门和白窗户……我对丈夫报以微笑，等我走进我们家，昏暗中那刷白的椅子、桌子，用石灰粉刷过的墙以及镜子里照出来的一切都在闪闪发光。经镜

子一照，什么都多了一倍，于是我们家就像摆满了桌子椅子……桌上还一直摆着那个光芒四射、用红丝带捆着的小包，那本包着的样书，跟我刚从出版社拿来的一个样。我丈夫将脸凑到我跟前，我吻了他一下……我说：“有什么新闻？”我丈夫说：“《珍珠》<sup>①</sup> 昨天正式出版上市，当天就被抢购一空……”

由于刷油漆；由于跟我丈夫没完没了地喝啤酒，贝比切克，这位常年蹲在利本尼、蹲在瓦尼什达先生和我丈夫这儿的椅子上的贝比切克他死啦！人们在他死后一星期才在斯洛万卡他的住宅里找到他。他孤苦伶仃一个人，他的亲戚什么的还都在加拿大某个地方。酒店老板万尼什达先生在人民委员会宣布说，出殡的一切费用由他来承担……于是我们去到火葬场那个小小的殡仪馆。万尼什达先生随身带来一把吉他。那里摆着一副棺材，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棺材里躺着约瑟夫<sup>②</sup>·斯瓦特克。我丈夫的脸刷地一下白了，他对我说：“今天是我的命名日，我从来不知道，贝比切克的姓叫斯瓦特克<sup>③</sup>……”随后出来一个人，只是重复了一遍讣告上的话。后来我将惟一的一朵花放在棺材旁边，万尼什达先生拿着他的吉他来到棺材跟前，对着贝比切克·斯瓦特克鞠了一躬，在演奏几个和弦之后便开始唱起那支贝比切克·斯瓦特克最喜欢的歌：“住宅区的小姑娘，你的笑脸多漂亮……”他唱得如此动情，仿佛他雇的那位名叫本耶明诺·基克里的在他酒店唱那

① 指作者的处女作《底层的珍珠》。

② 约瑟夫的爱称为贝比切克。

③ 斯瓦特克的意译为“节日”或“命名日”。

“啊，我惟一的……”一样。正当他在高唱“住宅区的小姑娘，你的笑脸多漂亮”的时候，从徐徐拉开的黑丝绒帷幕中走出几个工作人员，他们默默地听着万尼什达先生富有感情的歌唱……棺材缓缓移到一堵大墙的背后……

当我丈夫用出租车将作者该得的样书和自己加买的书运回家时，我们真是高兴至极。他一共加买了六十本，马上打开包，又一本挨一本像摆小瓷砖一样地摆开。这我都看见了，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宝儿爷原来是这么个孩子气的人。然后他在这些书上签了名……他还逼着我将其中的一本抱在怀里当做我的新生婴儿来呵护，说通常就是这么做的，说维杰斯拉夫·涅兹瓦尔<sup>①</sup>将他的孩子<sup>②</sup>交给他的情人去抱着以表示他的一番心意。因为，就像我的宝儿爷所说，对于作家来说，他的书才是他真正的孩子，说他不只是这些书的爸爸，也是他们的妈妈。甚至比亲生母亲还要亲，因为这样的作家，我丈夫指着自已说，在他的肚子里，然后在他的脑子里，得把这孩子怀上九个月才能生下来。他像做母亲一样感觉到孩子在他肚子里怎样一天天成长、翻身、踢脚；他跟做母亲的一样担心，不知这孩子会不会是个傻子，他在世界上能不能立住脚……我丈夫就这么叨叨着，满地板都摊着他的书。我瞪大了眼睛，说：“真的？这不可能！……谁听说有像你这样的？你的脑袋不疼吧？……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把你往哪儿送？

---

① 维杰斯拉夫·涅兹瓦尔(Vítěslav Nezval, 1900—1958年)，捷克著名诗人。

② 指诗集。

是去贝什科维采，还是去波赫尼采<sup>①</sup>？”

就这样发生了第一件不幸事件……我的宝儿爷坐在民族大街的书店<sup>②</sup>里接见读者并签名。我丈夫订做了一套漂亮衣服，还戴了条领带。他的读者都挤在桌子旁边。我丈夫旁边坐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大概是书店的售货员。她将读者递来的书搁在我丈夫的钢笔下面。我丈夫抬起眼睛，直望着读者，问他们该在上面写些什么，然后再在上面签个名。他激动不已，不是什么高兴不高兴的问题，而是被读者们对他的敬意感动得心都变软，甚至左眼都有些斜视了。他坐在那里，的确有点儿像尼科尔斯堡那位犹太牧师的儿子。我当时站在那儿的一个角落里，隔着一本诗集看到我丈夫，我像一个暗探一样藏在这本诗集后面看着。我看见我的宝儿爷在出洋相，他的洋相出在这时他很相信自己，相信那里那些读者。他正是为他们而写的这本《底层的珍珠》啊！我回家仔细一看，他的《珍珠》怎么能比得上史克沃列茨基<sup>③</sup>的《懦夫》和《尼龙年代》呢？即使用《底层的珍珠》中的全部短篇来换契诃夫先生的一个短篇我都会愿意哩！他全是被他那些读者给弄迷糊了。他们把我丈夫看成了一种奇珍，见了我丈夫甚至脸也红了，结结巴巴话也说不清了，为自己能见到这位大作家，并能和他说话而感到幸福得不

---

① 布拉格两处有着专科医院的地区名。

② 原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门市部。

③ 史克沃列茨基(Josef Škvorecký, 1924— )，捷克著名作家。他在前苏联进驻捷克后侨居加拿大，不但自己继续写作，而且与夫人共同创办了一家专门出版捷克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史克沃列茨基同时为多伦多大学文学教授。

知所措……我看到书店门口的队伍越排越长，我丈夫的自信也随即增长。他已经有点儿笑脸了，他已经不那么神经紧张。我丈夫只有在利本尼的那些小酒馆里才觉得自在。只要我们一上哪个大饭店，或者去参加什么社交活动，见到那里的人们穿得漂漂亮亮，言谈举止斯斯文文，我丈夫就脸色发白，干点儿什么都出错，或者面红耳赤、结结巴巴，直到我们离开这场合走到门外才恢复正常。他跟这些举止文雅的人在一起总是不停地出汗……可是在这里，在作家签名这种场合里，谁都对他很友善，他看到的净是在作家面前显得很谦卑的人，于是我丈夫便表现得跟在酒店老板万尼什达那儿和在“老邮局”饭馆那儿一样自在。后来售货员们关上了书店正门，书店外面还有许多读者在拍打窗户，可是没办法，已经六点钟了。只是那最后一拨人得到了最后签的名……我的宝儿爷站起身来，仿佛我们是参加完婚礼刚从扎麦切克<sup>①</sup>回来。他身上一股啤酒味儿，脸上有黑眼圈，嘴边满是深深的皱纹。他招手向书店经理致意，甚至还亲了一下年轻女售货员的手。我们从书店后门出来，在我们身后响起了锁门声。我和丈夫并肩走着，我面带微笑迈着步，用雨伞尖头撑在地上走着，因为我穿的是那双红高跟鞋。我直想笑，因为直到昨天，我的宝儿爷一想起第二天要让他去签名，便心慌得直想呕吐，整夜没睡觉，就像当年在婚礼前一样紧张不安。他嚷嚷着，说他哪儿也不去。每当非去不可时，他就像一头被人用绳子拽着走上屠宰场一样不幸和反抗的牛……如今他走在我身旁，我甚至看得出他在想什么：每

---

<sup>①</sup> 利本尼区的一个小宫堡，人们通常上那儿举行婚礼。

个迎面而来，走过民族大街的人，都认得他是一位作家，向他微笑地点头致意，表示问候，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事儿。突然，在他把我拽到平卡希酒馆喝啤酒之前，人群中有人在挥手，并大声嚷嚷“你可真棒！干成啦！”然后，他在平卡希酒馆请我吃了一顿，后来又坐到酒吧高台边喝了一通啤酒，他自己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那服务员从锡面柜台里取出来并给顾客们斟上的酒……

我说，“妈妈，这怎么可能呢？我看了一下他那本出了名的书。我读它的时候，总有这么个印象，觉得凡是读它的读者都得在家里继续接着将它写完。我丈夫写的东西就像我采购的半成品食物一样，回到家里还得加工烧煮，尝一尝，让它变成可吃的食物。我说呀，妈妈，我们在家讲德语，可是，妈妈，我上过捷克学校，他那些短篇小说有点结结板板的，就像坏了的牛奶一样。你怎么看，妈妈？”我婆婆正等着我说这个哩！“姑娘啊！你说得相当对！瞧，他不仅在小学，而尤其在中学，文法课的分数总是‘不及格’或者‘最差’，我说的是捷克语语法。还留过两次级，一次是在中学一年级，另一次是在中学四年级。除了别的好几门课得‘最差’之外，捷克语这门课也总是不及格。姑娘啊，我那个宝贝儿子原来干什么，什么不灵。他十岁的时候开始用钢丝锯在木板上刻些花纹之类的东西，准备做个小箱或者小盒什么的，可是从来也没做成过……后来又集邮，我给他买了个集邮册，他有一盒子很珍贵的邮票，是在阁楼顶间里找出来的。他是怎么把这些邮票贴到那个挺贵的集邮册上去的呢？用阿拉伯树胶！先在邮票背面抹一层阿拉伯

树胶，贴上集邮册之后，又莫名其妙地往邮票的正面抹上树胶，结果弄得到处都黏黏糊糊的，他自己身上、我们身上、桌子上都是树胶，头发粘在枕头上……”婆婆说话间忍不住笑了，“要不就学着钉书，照着一本手工手册上写的：先用绳子绑一个框子，把散了架的平装书压在框子下面切齐，然后便开始钉。钉得他斜着眼睛，伸着舌头……后来又做了一个硬书皮，可是那钉在一块儿的书页与硬书皮怎么也合不到一块儿，总斜着……我的好姑娘，他的手就这么笨，做事儿就是这么不能干哩！你不知道，报纸上登的那些填空游戏、猜词、画谜和智力测验他连一个都做不出来……光会红脸，脑子笨得要命……唉，等他到了青年时代，他又想学摄影，每次从洗澡间钻出来时弄得周身都是显影水定影水，可是一张照片也洗不好，总是有一层烟雾模样的东西浮在上面……开春的时候，他便开始栽种花草，他找来些石头和阿尔卑斯小花……唉，他多少次砸了脚划破了指头，累得死去活来，才把那假山砌出来呀……可是两个月之后，他在那里什么也找不到了。假山已被泥土和杂草埋掉。姑娘啊，从我讲的这些事，你对你的宝儿爷总该有一个印象了吧……后来，德国人关闭了高等学校，他就只好去埃克特贸易学校上学。他知道，尽管他努力了，可仍旧是惟的一个没有学会速记的学生，他只会打字……学当列车调度员时，我这位宝贝儿子又是惟的一个没怎么学会发电报的人，其余的人都笑话他哩！……弹钢琴也一样，他的指头不灵，尽管他在演奏，甚至还弹李斯特和肖邦的作品，他自己乐意，可他那手指头总是在钢琴上哆哆嗦嗦磕磕绊绊的。他个人弹琴的时候还好一些，可只要有人看着他的手指或者站在他后面，



他便不弹了，脸一红，不弹了……他惟一能干的就是卖苦力，每个假期都到塞德拉切克博士那儿去装卸黑麦，然后将它们一袋袋从脱粒机那儿扛到粮仓里。塞德拉切克博士的庄园在扎拉比，雇了一个监工和十个收庄稼的女工。我这大学生儿子就在那里打工。大家都夸他，干这种事他行，因为他是块能扛重活的大木板。干重活，这倒是他最拿手的。这又不用动脑子。他码完麦堆之后，便去桥下酒店喝酒，他还在那里演奏斯特劳斯的圆舞曲，那里连乐谱都给他准备好了……可在那里他又把挣的工钱花个精光。他说一口气花掉自己亲手挣来的钱感到特别痛快，尤其是花掉干重活挣来的钱！在克拉德诺钢铁厂时是这样，在废纸回收站打包时也是这样，在剧院当布景工时还是这样，他打杂工干重活还干了四年之久。姑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别的什么也不会啊！一直到现如今，他什么都试过了，看看哪样活儿对他最合适。瞧，真没想到，他竟成了个作家……姑娘，说这是美国式的荒诞作品哩！这一套我也不相信，可报纸上是这么写的，我看得见。我的孩子，扶住我一下，别让我倒了！据说他是走上了一条成为畅销书作者的道路。这可能吗？不可能！可是你瞧，事实摆在这儿！这又是可能的！还说这世界上没有奇迹！？我真担心他还要写出些什么书来，因为如今读者们都反常到极点……谁还去读高尔斯华绥<sup>①</sup>

---

① 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 John, 1886—1933年)，英国小说家、剧作家，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